

掰啦女孩

人物：

大帝—26歲。

立翔—26歲。

小智—25歲。

韓茵—24歲。

舞台設置：

現實場景—

一個單人套房，一廳一房，舞台上只見得到客廳的部分。簡單的佈置，整體而言是整潔和中規中矩的。一張沙發和書櫃，櫃上擺放著非常多的書籍，包括電影雜誌、表演雜誌和英文字典與參考書籍。櫃上有一台收音機，旁邊放了一小疊的CD。房間中央有一張桌子，可以充當電腦桌、飯桌、書桌與牌桌。桌旁有個小冰箱，冰箱上放著啤酒和飲料。牆壁上張貼了幾張電影海報，有的海報已經快要脫落了。房間的後面有個小陽台，陽台上掛有一個風鈴，並種植了一盆盆栽。

回憶場景—

回憶場景基本上會穿插在現實場景之中。可以利用現實場的單人套房來做一些簡單的變更以指涉地點的變更，或是於舞台上另闢一塊可資利用的區域。

第一場：當門陣俱樂部遇上應該是搖滾

燈亮。

現實場，桌上擺著未開封的啤酒罐，和簡單的零嘴。

三個人，大帝、立翔和小智。

大帝：好久不見。

立翔：多久？

大帝：至少一年了吧。

小智：三年了。

大帝：有這麼久嗎？

立翔：只有三年嗎？

小智：從那件事情算起，剛好三年了。

大帝：很高興又看到你們。

小智：其實大家自己去努力一下，再聚在一起，感覺真的很好。

立翔：真的。

大帝：我一直很掛念你們。

小智：我也是。

大帝：而且我一直在改變，在進步。

立翔：酷喔。

小智：我一直很懷念。

頓。

大帝：韓茵不見了。

立翔：是沒人找她來吧。

大帝：不是，韓茵真的不見了。

立翔：你們還有聯絡？

大帝：沒有，但我最近在找她，卻發現她不見了。

小智：你最近在找她？

大帝：我打她家的電話沒有人接，找她家人……你知道的，她家人跟她不熟，去聯絡她的朋友，以前同學，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她也沒有上班或是繼續念書，就好像是完全從台灣消失了一樣。

立翔：也許她只是不想見你。

大帝：不是，我找得很仔細，簡直就像徵信社一樣，但她真的不見了。

立翔：你好像很在乎。

大帝：我當然在乎。

立翔：你會找他應該是因爲需要他。

大帝：我是性情中人。

小智：爲什麼找她？

大帝：我想找她拍個電影。

立翔：你還沒放棄？

大帝：幹，什麼叫我還沒放棄？我沒有放棄過的意思。

立翔：要拍自己拍，不用找我們，我們拍得出來以前就拍出來了。

大帝：我沒有找你們，我只找韓茵。

小智：要她寫劇本嗎？

大帝：寫好了。

立翔：你寫的？

大帝：韓茵寫的。

立翔：什麼意思？

大帝：我現在在一個電影的工作室，我同事拿到一個投稿的劇本，說超棒，我拿來一看，你們知道是什麼嗎？（頓）「那個女孩」。

立翔：是韓茵以前寫的劇本！

大帝：沒錯，但以前只是初稿，而且是劇場版本。我最近拿到的這份是電影版本，超屌，我看了就決定要拍了。故事裡面的女主角只適合一個人演，就是韓茵。

立翔：韓茵這兩年把劇本寫完了，而且還投稿準備發表？

大帝：對。

立翔：太扯了。

小智：那個角色跟韓茵太像了。

大帝：就是像才好，演員才可以完全投入。

小智：這樣是再折磨韓茵一次。

大帝：錯，如果這是折磨，韓茵又何必把它寫下來。

小智：寫下來跟演出來是兩回事。

大帝：你不懂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能得到一種救贖。

小智：我怎麼會不懂？

立翔：講得好像你也是個創作者。

頓。

大帝：有必要這樣講話嗎？這幾年來我很努力。

立翔：隨便說說，不要在意。

大帝：如果我們再見面的氣氛好的話，說不定可以一起合作。

立翔：合作過了。

大帝：以前還小，大家只是想爽想玩，那不是工作。

立翔：你確定我們改變了嗎？

頓。

大帝：這個劇本根本是以我們以前的劇團的奮鬥為藍本。

立翔：那不叫奮鬥，那叫玩物喪志。

大帝：年輕時的玩物喪志就是一種奮鬥。

小智：那是一種，玩票性質的奮鬥。

大帝：再一次合作說不定超有感覺。

立翔：我不搞你那種虛無主義，疑神疑鬼的國片。

大帝：幹，你不參加我無所謂，反正我需要的只是韓茵。

立翔：大家都知道你需要韓茵。

大帝：希望你沒有弦外之音。

立翔：怎麼會，都那麼久沒見了。

大帝：韓茵是這齣戲不可或缺的靈魂。

立翔：那你的片肯定沒有靈魂了。

大帝：喔？

立翔：因為你說韓茵不見了。

大帝：對，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幹他媽的不見了！

頓。

小智：看到你還在堅持我很開心。

大帝：謝謝你的支持，拍片需要兩樣事情。第一，是心。第二，是錢。（頓）我想跟你借一些錢。

立翔：你還是一樣直接。

小智：我現在沒什麼存款。

大帝：少來，你少年得志，以前就在補習班拚事業嗎？現在已經是分校主任，怎麼會沒有存款。

小智：有錢我一定會借你。

大帝：我需要你。

小智：我以前就覺得自己最沒才華，想說以後只能多賺些錢來作戲，所以我不會不借你，但我真的沒有存款。

大帝：都當上班主任了怎麼會沒有存款？

小智：（頓）花掉了。

大帝：等我的影片有了發展，我一定帶你飛到各地去玩影展。

立翔：你的自信真的一點都沒變。

大帝：（對立翔）你有錢嗎？兄弟。

立翔：我怎麼可能會有錢？而且不要叫我兄弟，那好像在污衊我媽媽。

大帝：幹，現在沒有錢，也沒有韓茵。

小智：你很在乎韓茵嗎？

大帝：她是唯一女團員，也是編劇，當然在乎。

小智：我是說，朋友那種在乎。

大帝：當然。

立翔：你很需要她。

大帝：幹，我們是不是都很需要她？

頓。

大帝：我需要她……來幫我找些靈感，找回一些感覺。（頓）你也知道，這三年，我們都有點……想要脫離以前的樣子，當然我們的本性不可能改變，狗改不了吃屎，我們剛好都是公狗，一群需要惡搞，需要胡鬧的公狗。公狗想要變成人，而且努力變成人，這就是我們這兩年在做的事情。但身為創作者，回憶是創作的原動力。

立翔：不用韓茵就可以回憶了。

大帝：那不一樣，這是韓茵的劇本，韓茵就像女主角。

立翔：但韓茵真的不見了。

大帝：對，所以我，（頓）等一下，什麼叫「真的」？

小智：你也有在找她？

立翔：（頓）不算有，不過韓茵常常會在一個搖滾的論壇上面出沒，可是好幾個月來都沒有看到她的 ID 了。之前我寄了一張搖滾的專輯給她，結果包裹被退了回來。

大帝：也許她只是覺得難聽。

立翔：我非常不喜歡你這樣講話。

大帝：我鄭重懷疑韓茵根本沒喜歡過搖滾樂。

立翔：韓茵是個有品味的人。

大帝：你聽的那種東西迷幻又墮落，在我看來就是一股衰樣。韓茵一直在逃避一些事情，她去聽你那種音樂只是因為逃避，然後就在音樂裡面躲了起來，但你好像覺得你們找到了交集。不要把音樂神聖化，這一點我從來都看不下去。

立翔：你看得下去什麼？

小智：韓茵是真的喜歡音樂的人。

立翔：至少韓茵不會去聽你的無腦音樂。

大帝：也許該為你們寫個音樂與愛的故事。

立翔：三年沒見，你是想幹架嗎？

大帝：噢，幹架，我倒寧願來幹架，像以前一樣，一個月兩次的幹架比賽，那才爽，那才像活著。那樣講話才叫做講話，爲什麼才三年沒見我們講話就需要這麼陽春和淒涼，幹他媽的我就是受不了這種 fucking feel，是不是一定要幹架才能像是活人？我倒希望你來揍我，像以前一樣。

立翔：（頓）我今天會找動機揍你的。

燈光轉換，大帝和立翔漸漸退到下個段落的預備位子，小智轉化為一個說書人的角色，投射給觀眾，也投射給自己。

小智：四個人的劇團可以搞什麼？一個編劇，一個導演，一個演員，一個技術，其實我們什麼都不會，會的只是鬧，只是打嘴砲，還要一人分飾多角，互相取暖，互相幹譙。那是一段烏日子，很爽的烏日子，整天在排練場鬼混，雞雞歪歪是我們的精神食糧，我們精力無限，那時候連吵架都很有格調。我們想要的都不一樣，但我們都覺得我們有一種夢，那時候自以爲是，文青夢。

燈光轉為回憶中的現實。

大帝：欸，立翔。幹嘛一副臭臉。

立翔：不爽。

大帝：安怎？

立翔：昨天炮友約我去她房間。

大帝：你早洩喔？

立翔：她跟男朋友分手了。

大帝：她要將你扶正嗎？

立翔：她不正啦，但身材很辣。

大帝：所以不爽的点……？

立翔：不爽的点在於，她昨天晚上跟我訴苦了一個晚上，喝了點小酒，本來以爲助興完就要開始活動，沒想到酒後吐真言，她微暈之後在我身上哭了一個小時。

大帝：這時候就要趁虛而入了。

立翔：但我沒有辦法跟悲傷中的人戀愛或……做愛。我看到她的眼淚一顆一顆掉，忽然心頭一陣鬱悶，安慰了她兩小時，我就衝回家聽音樂了。

大帝：我還以爲你就衝回家自慰了。

立翔：炮友都不炮友了。

大帝：少聽那種懷憂喪志的音樂。當炮友開始跟你訴苦時，你就要開始檢討，一定是她在你身上找不到肉體滿足，才開始搜索你的心靈。當你發現炮友試圖開始挖掘你的心靈深處，炮友當場死亡。

立翔：我無法看她悲傷，在那種場合，她應該要很神秘，應該要來探索我，可是她卻讓我直視她的內心，這很可怕。

大帝：不要整天死氣沉沉的，我看到你的衰臉就討厭。我最近想到一個活動，可以發洩我們過多的精力。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好萊塢爛片，鬥陣俱樂部。

立翔：布萊德彼特演的那個？

大帝：對，關於幹架的。

立翔：那是關於人格分裂的，而且，幹，那個電影屌到爆了。

大帝：屌到爆了？那是個狗屎。

立翔：狗屎？鬥陣是我心目中的經典。

大帝：你把人格分裂的電影當經典？

立翔：人格分裂的題材超屌。

大帝：算了吧，人格分裂已經是個玩爛的屎。

小智走進他們的時空，加入對話。

立翔：玩爛了是一回事，但鬥陣俱樂部這塊爛屎不是你這泡爛屎可以罵的。

大帝：如果我是爛屎，那你就是「懶叫」。

立翔：在床上懶的叫的是你的馬子吧。

大帝：馬子？你現在要嗆我和我馬子嗎？

小智：不要用馬子嗆人。

大帝：如果我馬子懶的叫，至少也不會在辦事時跟我聊心事。

小智：不要罵別人的女朋友。

大帝：是不是他先扯到我馬子？

小智：連女朋友一起拿進來罵很莫名其妙。

大帝：也是，那……（對小智）幹你娘。我跟你講，有鑑於我們劇團的團員日漸頹廢尤其是吳立翔這個嗑藥臉，加上我對你們兩個不滿已久，爲了振興團風，我覺得以後可以定期舉辦鬥陣俱樂部，沒事就來幹個小架。你想幹嗎？

立翔：看要幹誰。

小智：規則呢？

大帝：參考鬥陣俱樂部。

立翔：經典。

大帝：爛電影。

立翔：靠腰。

大帝：不過遊戲歸遊戲，不要傷到真感情。假翻臉，真幹架。

小智：所以是要幹真的？

大帝：當然幹真的，不然你都幹充氣娃娃嗎？

立翔：要幹就現在來吧。

大帝：你有感覺啦？你還沒充氣啊。

立翔：你污辱我心中的經典電影。

大帝：我沒有針對你，我針對的是好萊塢的泛人格分裂電影。

立翔：鬥陣的結構非常精準，精準又完整，這種結構是你拍的那些虛無主義的電影沒有的。

大帝：我拍的不是虛無主義，是意境。

立翔：滿腦子精液的人要拍意境？

大帝：講到現在我真的想幹架了。

立翔：搞國片沒有前途。沒有結構沒有邏輯。

大帝：人格分裂有邏輯？你想想看，我怎麼可能是你，如果只是幻想，那我們怎麼可能自己跟自己幹架，幹到後來你可以同時在毀滅世界，又同時在拯救世界。

立翔：你又沒有人格分裂，怎麼知道不能這樣？

大帝：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沒有人格分裂？

小智：就算他是你，也不會知道你有沒有人格分裂。

大帝：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你很多事情還不懂。

立翔：劇團要有水準，要拒絕爛片，拒絕爛音樂。不要玩物喪志。

大帝：我從來沒有「玩」物喪志，說準確點，只有你們在「玩」，我是當做事業在搞，好吧，或許也言過其實了，但劇場只是個跳板，我有天會跨出黑盒子，走到電影界。

立翔：然後拍那些空虛的東西。

大帝：搞藝術不只是抽抽大麻而已。

立翔：如果你是我，就會知道我很清醒。

大帝：就算我是你也沒用，哪個人格分裂的人知道自己分裂了？如果這樣，那他遇見任何一個人都要先問，請問你是我嗎？

小智：噢，那你是我嗎？

大帝：我是你嗎？我是你老母！我只有在遇見韓茵時才希望我是分裂的人。如果韓茵是我的人格分裂產品，那會少掉很多煩惱。

立翔：喔？

大帝：這樣我就不用煩惱今夜要打炮還是自慰。

小智：不要意淫韓茵啦。

大帝：換你。

小智：換我幹嘛？

大帝：換你接梗！

小智：（頓，勉為其難地說出）如果韓茵是我的人格分裂產品，那我就天天自摸。

立翔：這就是人格分裂的魅力，愛人等於愛自己。

大帝：我講這些只是想強調，這種電影很荒謬，這種題材烏到爆炸。

立翔：你不夠浪漫。

大帝：如果愛人等於愛自己，打炮等於自慰，如果上下其手等於自摸，和別人幹架等於自幹，那，這種病患很適合去當默劇演員。

立翔：默劇我不懂，但摸劇我很在行。

大帝：摸劇？

立翔：摸劇。

立翔去愛撫大帝。

大帝：（掙脫）幹你娘，你怎麼這麼低級啊！我一定要幹死你！

兩人開始扭打，燈光轉換，扭打區燈漸暗。小智再度走出現實中的場域。

小智：那次是鬥陣俱樂部第一次的競賽，後來我們定期都會打個架，滿爽的，不過他們兩個比我爽。有時候我真的希望整個團就是我一個人的天下，那我就不用和一些很 low 的人辯論，講一些很 low 的話，我可以實現自己的想法，但他們都比我有想法。換個框架，這些 low 的東西其實很強，不講些低級的話，就不會發生許多 high level 的東西，我懷念那種低級，因為男人的天才往往跟低級是一體的兩面。後來韓茵加入了我們，拿她來開玩笑就讓我有些不自在。畢竟在私下嘴炮，在她面前又討她歡欣，我們真的像是幾個人格分裂的傢伙，或是說，沒人格？韓茵，很漂亮，可是很憂鬱，t 眼睛裡面好像有兩個很深的洞，沒有人看得進去。我不確定她跟我們瞎混在一起開不開心，不過比較常笑倒是真的。後來，吳立翔追到了她。

小智下，立翔和韓茵上。

韓茵：藍姆葡萄跟芒果雪酪？

立翔：藍姆。

韓茵：墨鏡跟西裝。

立翔：墨鏡。

韓茵：左派跟右派。

立翔：右派。

韓茵：太冷跟太熱。

立翔：太冷。

韓茵：（頓）想不出來了，換你問我。

立翔：哪有這麼難想。

韓茵：我已經問了二十幾個了，換你。

立翔：太遜了啦，出題目要有技巧，換我問。現代跟後現代。

韓茵：現代。

立翔：搖滾跟後搖滾。

韓茵：搖滾。

立翔：龐克跟後龐克。

韓茵：龐克。

立翔：殖民跟後殖民。

韓茵：好爛喔，超沒創意。

立翔：迷幻跟華麗，性手槍跟普普風，貓王跟披頭四，我可以問出超多，爵士，龐克，英式搖滾，新浪潮，棒球，臻果奶茶，咖啡，約翰藍儂。無政府狀態，個人主義。好萊塢，歐洲電影，影展，攝影，大麻，鴉片。

韓茵：你沒有音樂會死嗎？

立翔：沒有音樂只會處於彌留狀態。有爛音樂才會死。

韓茵：你在影射大帝齣。

立翔：沒錯，自以為是嘻哈駭客。

韓茵：你是文藝青年。

立翔：不要叫我文藝青年。

韓茵：文藝青年。

立翔：不要在男人面前稱讚他，這是一種侮辱。

韓茵：文藝青年不是稱讚啊。

立翔：不是嗎？

韓茵：我都用文青兩個字來笑人。

立翔：是喔。

韓茵：對。天真，愚蠢，憧憬，自大。

立翔：好，叫我文藝青年。

韓茵：文藝青年。

立翔：文青跟明星，二選一。

韓茵：硬要選只好選文青，不過我肯定大帝會選明星。

立翔：大帝真的很想紅。

韓茵：你不想紅嗎？

立翔：要紅就要媚俗，媚俗的人肯定失去知覺。

韓茵：我覺得自己感受力太強了點。

立翔：我不想媚俗。

韓茵：我痛恨媚俗。

立翔：但紅的代價就是要失去感受力，迎合大眾。我寧願做一些事情可以被一些人記住，能夠影響一些人，那就夠了。

韓茵：那你做了什麼？

立翔：什麼都沒做。

韓茵：看電影，聊文學，搞劇場。

立翔：結果什麼屁都沒搞出來。

韓茵：我喜歡看你們弄些有的沒的。

立翔：好像要有點理想，相信一點點力量就可以改變世界，我們好像擁有很多，其實我們有的只有浪漫而已。

韓茵：有浪漫就等於擁有很多了。

立翔：也是。

韓茵：浪漫所以嗑藥？

立翔：嗯？

韓茵：嗑藥跟音樂選一個。

立翔：這超難選。藥物對我只是音樂的配件。前幾天我買了一張專輯，專輯裡有附一張說明書，告訴我們聽第幾首歌要配什麼藥物。

韓茵：給我聽。

立翔：沒問題。

韓茵：說明書記得一起給我。

立翔：說明書才是專輯的靈魂。

韓茵：我要聽你聽的音樂。

立翔：那你一定要聽英式搖滾，我超愛。

韓茵：爲什麼？

立翔：英式搖滾讓我覺得自己跟別人很不一樣。

韓茵：我以爲英式搖滾的意思是「應該是搖滾」。

立翔：沒錯，所以我們應該演莎士比亞，因爲我們是英式劇團。

韓茵：絕對應該是劇團。

立翔：我一直覺得我們的身分是「應該不是劇團」。

韓茵：我很喜歡跟你們幾個在一起，你們講話很白痴。

立翔：所以你要開心點。

韓茵：你們都覺得我很憂鬱。

立翔：我覺得「應該是憂鬱」。

韓茵：每次這時候我都會去聽藍調，但我都一

立翔：越聽越藍。

韓茵：聽久就爛掉了。

立翔：藍調很屌，爛掉的是大帝聽的那種鬼東西。

韓茵：幫派饒舌。

立翔：上次要把饒舌加進戲裡，我差點發瘋，我不能忍受戲裡面有配上重拍的數來寶，超可怕。

韓茵：他很愛。

立翔：他當然愛，那種音樂都是髒話和色情，簡直就是他本人的投射。

韓茵：我以爲你們感情很好。

立翔：是很好，男人就是互表。我表他因爲欣賞他，他的執著，還有他的某些特

質，也算是奇葩了。但我表饒舌是表真的，表他的品味也是表真的。如過真的想紅就不要搞劇場，搞劇場就搞一些很屌的東西，讓一些很屌的人給你掌聲。但大帝就是想紅，結果變得不倫不類。

韓茵：反正這個團現在很快樂就夠了，反正是個避難的地方，反正這個團以後就會慢慢不見了。

立翔：爲什麼要慢慢不見？

韓茵：喔，因爲什麼東西都是慢慢不見的。

立翔：連妳也會不見嗎？

韓茵：有可能，那是我的絕招。

立翔：隱形跟不存在選一個。

韓茵：（頓）不存在。

立翔：如果妳能夠不見，選一個地方。

韓茵：電影院。一百個人進場，九十九個人出來，不會有人發現。

立翔：未來就不會有電影院了，因爲電影院會被取代。

韓茵：喔？

立翔：大螢幕，立體的環繞音響，以後可能每個人家裡就有了。但電影院還有一個功能不會被取代。

韓茵：慾望。

立翔：你怎麼知道？

韓茵：每次燈一關我就會想起自己的慾望。

立翔：排練場也是，只是電影院觀燈，排練場開燈，你走進去後，什麼情感都會被接受。大家都願意接受。反正不能接受的都是假的，但假的裡面總有真的。

韓茵：跟你講話很拗口。

立翔：妳可以去找大帝聊天，他一點都不拗口。如果他談論我們剛剛的話題，他一定會說

韓茵立翔：（同聲）Fuck 電影院！

立翔：垃圾音樂的犧牲者。

韓茵：聽嘻哈的人都很崇洋。

立翔：他崇洋，又想搞國片。一切只是想表現自己。

韓茵：你崇洋嗎？

立翔：我不崇洋，只崇拜自己。

頓。

立翔：等一下，我很崇洋。

韓茵：爲什麼？

立翔：（頓）因爲我感覺到一種，英式戀愛。

韓茵：(頓) 跟我嗎？

立翔：應該是……吧。

韓茵：那你聽藍調嗎？

立翔：聽。(頓) 世界上什麼都可以不見，就是音樂不能不見。當藍調都已經爛掉，英式搖滾都變得不應該，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立翔輕輕擁抱韓茵，燈暗。

第二場：笨蛋，問題是框架

燈亮。

回到現實，桌上的啤酒已被打開，零嘴有被食用過的痕跡。
僅有立翔和小智。隱約可窺見大帝在後頭的陽台抽菸。

小智：這幾年都好嗎？

立翔：不錯。換了幾家音樂行。之前在一家樂器行上班，生意不好，我都把音樂放很大聲，去走廊抽菸。後來因為我顧店時音樂開太大聲了，半年內鄰居檢舉了四次，所以被 fire 了。

小智：有你的風格。

立翔：無音樂，毋寧死。

小智：你一定懷疑那些鄰居沒有靈魂。

立翔：沒有一個有。我現在在一家唱片行，比較獨立，自從我去了以後，店裡再也沒有放過流行音樂。你咧？

小智：在補習班教英文，當班主任。還有幫忙一些翻譯。

立翔：少年得志啊。

小智：哪裡得志。超累，像一個機器人，面對一群機器人學生。

立翔：補習班很削啊。

小智：也很市儈。

立翔：為什麼不借錢給大帝？

小智：沒有錢。

立翔：怎麼可能。

小智：沒存。

立翔：這不像你的風格。

小智：發生了。

立翔：不借錢也不是你的風格。

小智：聽起來我很風格化。

立翔：我們都是。

頓。

小智：我希望你過的好。

立翔：當然。（頓）我是說……你當然希望。

頓。

立翔：兩年前發生那件事，我對你最愧疚。

小智：不用愧疚。

立翔：因為那件事，這個團玩不下去。

小智：玩不下去因為也該收起玩心了，不要一直對大家有歉意。

立翔：我不是對大家，是對你，因為你很用心，也很無辜。（頓）當然，還有對韓茵。

小智：出來後一切都好嗎？

立翔：一開始比較難熬，後來開始在音樂行工作就開始變好了。

小智：好就好。

頓。

小智：對了，你現在還有……

立翔：沒有。（頓）偶爾，小心多了。

小智：小心點。

立翔：現在狀況比較單純，就是一天五包菸。

小智：我一直很想關心你。

立翔：你這個人就是溫情。

小智：但我怕關心了你就不算「失去聯絡」。

立翔：其實你可以直接連絡我。

小智：你說過那句話。

立翔：對。

小智：「不用再見面了」。

立翔：但我們今天說了另外一句。

小智：哪句？

立翔：「好久不見」。

小智：見到你很開心。

立翔：見到你當然開心，剛剛看到大帝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小智：他講話很賤，不過那種賤會讓人懷念。

立翔：懷念什麼？

小智：懷念他的賤。

大帝進。

大帝：小智，你房間的 A 片都藏哪啊？

小智：你不是去陽台抽菸的嗎？

大帝：抽了兩根後順便去你房間逛逛。

小智：你想看喔？

大帝：以備不時之需，預防等下冷場。

小智：我房間看起來像有藏東西嗎？

大帝：我記得以前是個鳥窩啊，怎麼現在變這麼乾淨，害我一直覺得怪怪的。而且以前放 A 書的櫃子都變成英文參考書了，害我剛剛有股惆悵。

小智：我沒在看了。

大帝：我惆悵的就是小智都不像小智了。

立翔：你還滿像自己的。

大帝：超不像自己的，但是我會回來的。

頓。

大帝：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小智：聊近況。

大帝：來吧。

立翔：來什麼？

大帝：來問我的啊。

立翔：也是，那……大帝，那個……我想問問關於你的……

大帝：我的什麼？

立翔：近況。

頓。

大帝：近況是尋人未遂。

立翔：尋人未遂，拍片未果。

大帝：希望我剛剛沒有聽到一股唱衰。

立翔：沒有唱衰，你真的拍出來我一定買票進場。

大帝：我在想，韓茵應該會希望你們參一腳。

立翔：那就叫韓茵來找我們。

大帝：跟你講過，她不見了。

立翔：一個人到底怎麼會平白無故消失？

大帝：天知道。可怕的是，你們兩個就活生生在我面前，也跟消失了沒兩樣。

小智：有需要的話我能幫忙。

大帝：你能幫的忙你剛剛拒絕了。

立翔：小智對你來講就是一台提款機？

大帝：沒有這個意思。

小智：沒有關係的。

大帝：不要小智不噏，你來噏。借錢被拒絕難過的是我。以前的確不愉快過，但

是不包括我們動不動就互嗆的部分。互嗆讓我們覺得自己活著，你懂嗎？
有理想的人才會想嗆別人。

立翔：所以這兩年我們像死人。

大帝：是我的片，你們可以不鳥我，我也不會奢望你們。但這是韓茵的劇本，劇本的雛形你們都看過，韓茵也是我們當中的人，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冷淡。

立翔：韓茵不見了你還拍得下去嗎？

大帝：技術上當然沒問題。

立翔：我說的是情感層面。

頓。

大帝：這兩年她對我就是消失了。

小智：但也沒差。

大帝：是能夠沒差。直到劇本上我又看到韓茵這個名字，接著在我腦中浮現的是你們兩個人的名字。我還沒忘記，那時候的四人行，曾經很扁過。

立翔：你不像念舊的人。

大帝：念舊不是唯一的動機。

小智：你可以完成這一切，不需要我們。

大帝：當然可以，但我想讓你們知道，我要開始了。

小智：這句話你以前常說。

大帝：至少一百次。

小智：嘴炮的歲月。

大帝：那時候大家都一樣。

立翔：那段日子夠長了。

大帝：可是我想見你們，我想找韓茵，就是想告訴你們，我真的要開始了，這次我大帝是真的要開始了！

頓。

立翔：那個劇本很好，你要做就好好做。

大帝：我們工作室幾個人都已經想好了，「那個女孩」的劇名聽起來太過抒情與青春，於是這個片子會結合幫派饒舌的元素，形成一種形式和氛圍的矛盾。

立翔：靠！

小智：不會吧。

立翔：我要制止你。

大帝：我就知道你會制止我。

立翔：我要用生命制止你。

大帝：我很高興你還想制止我，那代表你還沒死。

立翔：我討厭那種噪音。
大帝：不意外。
立翔：觀眾討厭那種噪音。
大帝：干我屁事。
立翔：韓茵討厭那種噪音。
大帝：錯，韓茵不討厭。
立翔：你哪來的自信？
大帝：我的自信告訴我，韓茵愛得很。
立翔：她討厭流行音樂。
大帝：那不是流行音樂。
立翔：那根本不是音樂。
大帝：那是詩。
小智：所以你要那個女孩拿著麥克風饒舌？
大帝：形式不拘。饒舌是一種罵人的藝術，韓茵就是喜歡這種發洩。
立翔：韓茵討厭主流，討厭媚俗。
大帝：對，但韓茵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她需要一種出口，可是你讓她聽音樂聽到起幻覺。
立翔：你不了解她。
大帝：她心中充滿了恨意。
立翔：她沒有恨意。
大帝：OK，改成幹意，總之需要一個出口。
立翔：你真的不了解她。
小智：韓茵一直想要改變世界。
大帝：誰不想改變世界？
立翔：想改變世界的人不會是媚俗的人。
大帝：大家心中都有幹意。
立翔：不要自以為是人類代言人。
大帝：韓茵不快樂，她需要一個出口，劇本中的女孩也需要出口，饒舌是一種罵幹的藝術，這種藝術能帶給韓茵一些快樂。她以前聽你那些音樂，結果呢？你聽的是有附說明書的音樂，還附贈藥廠網址。老實講，那種東西聽了真的頭都痛了起來。你真的不了解韓茵需要什麼東西。她不要那種迷幻跟昏迷的東西。她需要的是爽度。你只能讓她自溺，但是我能給她爽度。
小智：那段日子很爽，跟音樂沒有關係。
大帝：你在嘗試中肯嗎？
小智：重點不是音樂，是人。
大帝：精闢的見解。
立翔：我真想打個電話給韓茵。
大帝：然後呢？

立翔：問她現在身邊帶的是誰的 CD。

大帝：你只會聽到，您撥的號碼已暫停使用。

小智：你要怎麼搞韓茵的劇本？

立翔：小智也開始擔心了。

大帝：往好的方面想，你們還在乎。

小智：我不在乎饒舌加入電影，甚至加入「那個女孩」，沒有什麼絕對的行或不行。我在乎的是，你的饒舌力度到底變強了沒有？如果千年如一日，我當然會擔心。

大帝：（忽然燃起了表演慾，用節奏感唸以下台詞）聽清楚了小智，懷疑我的人肯定失了智。當我坐上導演椅，你就準備看好戲。

靜。小智有點被嚇到，並有點想偷笑。

小智：靠杯。

大帝：（富有節奏感和力道）你不要在那裡傻笑，你在笑三小，你這根傻屌，我等下把你殺掉。

燈光轉換。大帝持續饒舌的默劇動作並移動到接下來的地方定位。立翔下場。小智走出現實的氛圍。

小智：有人說，四個人的劇團可以搞什麼？可以搞出很多名堂，對我而言，最具體的影響就是把我這麼斯文的一個人搞的滿口奇怪的動詞和語助詞。在我看來，我們團的感情建築在爭吵上，吵音樂，吵電影，吵女人，什麼都吵。一個分裂的劇團，分裂的個體。喜歡搖滾和迷幻音樂的人喜歡好萊塢，嘻哈大帝—大帝，竟然會去看那種悶得要死的國片。韓茵，唱歌很好聽，文筆很抒情，竟然可以被幾個臭男人的低級笑話逗到哈哈笑。我不懂，從來搞不懂，每個人自身好像都分裂了，但我們四個又像同一個人。很怪的感覺，但是我愛。我們是怎麼走到現在的樣子的？饒舌這種東西怎麼會有人喜歡？我好多疑問，大帝是不是因為五音不全才走上饒舌這條路的？

回到回憶中的現實。大帝進。

大帝：要選購饒舌音樂有三個準則。如果對於架上的音樂一無所知，對那些歌手也沒什麼資訊的話，我提供你三個順位。第一，專輯歌越多的越值得買，為什麼，這只是很間單的機率問題，歌越多，有好歌的機率就越大。第二，看歌名來選。如果第一首歌的歌名是” I love bitch”，第二首是” Bitch forever”，第三首歌名是” Bitch bitch bitch”，這張專輯就不用買，因為沒有誠意。如果最後你有兩張專輯在前兩項平分秋色，那參考第三點，看誰

長得醜就買誰的。根據我的經驗，長越醜的歌手，歌越好聽。

小智：所以你以後的歌會好聽嗎？

大帝：想必是非常難聽。

小智：有任何一張專輯裡面沒有提到 bitch 這個字嗎？

大帝：沒有。

小智：有任何一張專輯裡面沒有提到毒品嗎？

大帝：沒有。

小智：那這種東西很沒價值，毒品、色情、暴力，沒有女性會想聽到滿口婊子婊子的歌，所以市場瞬間少了一半。聽這種音樂不如直接去看蘋果日報。

大帝：我愛蘋果日報。

小智：因為圖片比較多嗎？

大帝：對。

小智：對？

大帝：人們花太多時間去想文字了，搞到後來就很雞八。同樣的，講到音樂時，人們也花太多時間去想音符了，搞到後來就很一

小智：(立刻接) 雞八。

大帝：(頓) 是很雞歪。以我的風格，(頓) 剛剛講到哪了？

小智：講到雞八跟雞歪。(頓) 我覺得歌裡有色情暴力就不舒服。

大帝：你有很嚴重的雙重標準。

小智：哪有？

大帝：你自己平常講話也離不開女人跟性，你講話就可以，別人寫歌就不行。

小智：有嗎？

大帝：有。

小智：還好吧。

大帝：很嚴重。

小智：那一定是我誤交損友，講那些話只是爲了溝通。

大帝：黑人寫歌也是爲了溝通。

小智：歌詞寫「幹你娘」是爲了溝通？

大帝：幹你娘。

小智：靠杯喔。

大帝：溝通愉快。小智，你就是太自溺了。我們搞藝術的不該自溺，但是身爲觀眾也不該自溺。你不去了解創作者在搞什麼，就這樣亂譙。

小智：那希望你平常路上這樣講話不會被打。

大帝：框架不一樣。

小智：什麼？

大帝：那是框架的問題，笨蛋，任何事情都必須放在框架下才有意義。那些黑人從小在毒窟長大，父母就是毒販跟殺手，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文化了。在這個框架下，充滿性與暴力的歌詞就成了他們共同的經歷。於是乎他們的音

樂風格非常強烈，這需要放到框架下來看。

小智：這樣講有點勉強。

大帝：拿你最熟的 AV 女優當個例子。

小智：明明就是你熟。

大帝：AV 論壇都在講些很爽的東西，SM、多 P、角色扮演、小天使，還有哪個女優比較辣，哪個姿勢屌，哪個劇情超變態。如果這時候一個人殺進 AV 論壇說「我覺得愛情文藝片也很好看啊，爲什麼你們只看做愛呢？可以去看文藝片啊。」這時候你會不會覺得幹？如果有人來跟我這樣講，那他最好能有成龍的身手。懂嗎，這都是框架的問題。你也不會去夜店的討論版說「不要熬夜，熬夜傷肝傷腎。」不會有人把你當健康大使，只會把你抬出去。所以重點是框架，是框架。

小智：所以一切奇怪和難以理解的事情，就該換個框架？

大帝：沒錯。

小智：上次演唱會有日本的團體脫褲子，被警察逮捕，也是警察用錯了框架？

大帝：警察用錯了框架，看到的就是屁股跟老二。但是如果你用藝術的框架來看，可以在屁股上看到星辰。

小智：中間還有黑洞？

大帝：掰開它！掰開就是銀河了！

小智：那我們該以什麼框架來看自己？

頓。

大帝：這可以是下次 audition 的題目。我再舉個例子，你歡韓茵嗎？

小智：(頓) 當然喜歡。

大帝：你不懂我的意思，我是說，你有沒有對韓茵有過性幻想？

小智：以前當然有。

大帝：當我沒特地強調時間的話就在講現在。

小智：她跟立翔在一起了

大帝：不要這麼閉俗。

小智：多少有一點，不過幻想只到二壘。

大帝：幹，只到二壘那叫做性幻想嗎！算了，你覺得韓茵人怎麼樣？

小智：憂鬱。

大帝：到底在憂鬱什麼？

小智：誰知道。

大帝：(拿出一本筆記本) 韓茵的日記。

小智：哪來的？

大帝：前幾天撿到的，看了才知道是韓茵的。

小智：你看了。

大帝：廢話。
小智：還她。
大帝：當然要還她。
小智：你竟然偷看別人的日記。
大帝：我只是做了你即將要做的事情。
小智：我沒有要看。
大帝：你會想看的。
小智：這樣很爛。
大帝：你想不想看？
小智：這樣不太……
大帝：（打斷他）你想不想看？
小智：（頓）想。
大帝：比較想看日記還是看裸體？
小智：（頓）裸體。
大帝：但我沒有她的裸體。
小智：喔。
大帝：所以看這個。

小智猶豫，很拘謹。

大帝：有罪惡感就換個框架。
小智：什麼鬼！
大帝：裡面很多自白，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日記，有的會有日期就是了。換個框架，把它當創作，像是角色自傳，角色日記。別人的日記我都當成創作來看。
小智：你常看別人的日記？
大帝：創作者不可避免之齷齪。
小智：太扯了。
大帝：反正入了戲都是半真半假。
小智：這太過分了。
大帝：看！
小智：我考慮一下……
大帝：幹他媽的你壞一點好不好？

燈光轉換，小智趨前，大帝下場。

小智：說我是乖小孩難免是在嘲笑我，因為我已經不是小孩了。但我不排斥當個好人。我在小時候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好的自我意識來看待我自己，直到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班上出現三個綁辮子的女同學，三個女同學個性很

好，很有禮貌，打扮得乾乾淨淨，秀外慧中，我那時候才驚覺到自己簡直是一個野人，於是我對自己說，一定要多讀點書，因為我要充實我的內在，才可以跟她們對話。真的，小學四年級時遇到她們三個人是我人生第一個轉變。十七歲那年，其中一個女生出意外死了。我邊吃飯邊看新聞，電視忽然撥出了她的名字，看到死者的身家背景和年齡，我知道就是那個女同學。她真的很有禮貌，很優秀很親切。我那時候很震驚，難以接受。那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變，即將成年的我驚悟到，這個世界好人不一定會長壽，壞人也不一定會不得好死，這個世界不可理喻，命運充滿了隨興。後來的我慢慢深化了這個理論。這個世界，是好人的地獄，壞人的天堂。（頓）有個女生，我覺得她很好。

韓茵進。

韓茵：有一天我會慢慢長大，有一天我會選擇離開這個重力星球。什麼是選擇？走一條路，為它負責，這就是選擇。但選擇如何成為可能，如果我們都像螳螂被困在螳螂屋。有時候我希望沒有你，這樣我較能保持樂觀。沒有你，我會相信上帝很可愛，因為上帝可愛人才會可愛。沒有你，我不會毫無準備就被丟到這個世界，沒有人事前問過我，生下來後，你也從來沒有為了什麼問過我。第一步沒有選擇，之後就不會再有選擇。五分鐘的演出要排練至少五十分鐘，你卻無端讓我哭著爬上舞台幾十年。難道你不會累？難道你不想改變？我不恨這個世界，因為空間是無辜的。我也不會去恨你，我不去恨一個不恨我的人。但我折磨你，因為折磨是互相的。

小智：還有什麼話想對爸爸說？

韓茵：暫時沒有。

小智：這種時候你都做什麼？

韓茵：禱告。

頓。

小智：我喜歡這個角色，你寫得非常好。

韓茵：好沉重喔。

小智：我們需要塑造一些有深度的角色。

韓茵：深度不等於沉重。

小智：當然，不過一個團不能只有白爛跟惡搞。

韓茵：惡搞是一種魅力，所以我喜歡跟你們混在一起。

小智：你也有一種魅力。

韓茵：你在指，憂鬱的魅力嘛？

小智：不是，但你塑造了……憂鬱的角色，我是說……我欣賞你的氣質，才氣，

例如你筆下的角色就很有靈魂，不像我們惡搞出來一堆瘋狂的梗，很 high，其實很空洞。你寫的段落我都很愛。

韓茵：愛在哪裡？

小智：愛在我心裡。(頓，韓茵笑了)反正就很美，文字很輕淡，字中藏了很多東西。

韓茵：現在要寫的是一齣家庭悲劇。

小智：不要說是悲劇，他可以變成一個……家庭悲喜劇。

韓茵：你好像很難承受悲慘的結局。

小智：有嗎？

韓茵：你上次看一個關於墮胎的電影，裡面一個很有愛心的婆婆因為幫人墮胎而受到監禁，你看完幾乎快要崩潰。

小智：我記得，我只是覺得如果要寫一個故事，怎麼能夠沒有救贖？在現實沒有人能選擇結局，創作時我們終於可以隨心所欲決定結局時，又怎麼能夠不貪心，又怎麼能夠選擇一個悲劇？

韓茵：你好天真喔，超可愛。

小智：如果以髒話數量和低級程度為考量的話。

韓茵：那你算是奇葩了。

小智：大帝肯定會蟬聯冠軍。

韓茵：創作者如果一味的去實現現實中的無能，那這個作品只能給自己安慰。但如果創作者想要分享現實中的無能，或許是希望自己比較不孤獨。

小智：那你現在比較不孤獨嗎？

頓，小智自覺問錯問題。

韓茵：我知道你和大帝偷看了我的筆記本。

小智：對不起。

韓茵：那你應該看的出，那是一

小智：角色。

韓茵：自傳。

小智：寫的超好，當團長算了。

韓茵：大帝比較有魄力，我寫就好了。

小智：你也要演，你是天生的演員，你的演出很誠懇。

韓茵：我想來劇場演戲，就是因為我想要誠懇。我想要誠懇地說一些話，不想要言不及義和閃躲真實的自己。想要掏心掏肺講一些話卻不用擔心有後遺症，也不用怕被評論。

小智：壓力不要那麼大，人們不總是在評論人。

韓茵：最可怕的是，我會繼續評論別人的評論。

小智：然後再去評論自己的評論。

韓茵：對。

頓。

小智：其實你很好相處的。

韓茵：和你們好相處，因為你們不會讓我想到自己。

小智：你常常讓我想到自己。

韓茵：喔？

小智：看到你，我就會去想自己要怎樣逗你開心。

韓茵：你很厲害，別人講這種話會給人不良企圖，但你不會。

小智：還說不講真心話，這句就是真心話。

韓茵：要聽再多可能還是要看戲了。

小智：看那個憂鬱的女孩。

頓。

韓茵：她肯定是個不討喜的角色。女孩的爸爸娶媽媽好像只是因為恨她，彷彿結婚就是找個不愛的人來折磨。女孩小的時候，有天半夜被吵醒，看到爸爸正拿著媽媽的頭去撞牆，魚缸裡頭的魚還是很快樂的在遊著，但魚缸裡面多出了一些撕碎的信件還有衣服。你覺得要怎樣給這個角色一點花樣，這麼陽春肯定會被觀眾討厭。

小智：不會不會，我覺得這個女孩被寫得很可愛，因為……因為他有一點……

韓茵：有一點可憐。

小智：我看到這個角色，會想陪她……走一段。

韓茵：是不是男人都這樣？

頓。

小智：故事後面打算怎麼寫，一定要有點救贖啦。

韓茵：我不會想救贖，超難的。

小智：一定要。

韓茵：那你想。

小智：我想？

韓茵：你想。

小智：嗯……目前沒什麼想法，往……往天空發展好了。

韓茵：往天空發展？

小智：往天空發展……啊，我在講什麼蠢話，我是說……我也沒什麼想法，我心情不好時……都會看看天空，或是坐飛機去東部散散心。

韓茵：(笑了出來)好，我會想辦法讓女孩往天空發展。

小智：(頓)女孩叫什麼名字？

韓茵：沒有名字。

小智：那劇中人怎麼稱呼她？

韓茵：我會讓大家都規避掉她的名字。

小智：我想知道後面故事會怎麼發展。

韓茵：因爲一首家庭輓歌，家中永遠煙霧迷漫，走路會踢到酒瓶，夜裡會有尖叫聲。首先，媽媽消失了，離家出走，後來，女孩也消失了。

小智：去找媽媽？

韓茵：去找自己。

頓。

小智：劇名取了嗎？

韓茵：本來就做「那個女孩想不開」，後來索性叫做「那個女孩」。

小智：我覺得可以加一點音樂的成分。

韓茵：我也有這樣想過！

小智：我們本身就是假劇團真樂團，有兩個人整天都在爲了音樂品味吵吵鬧鬧。但你不一樣，你是真的會唱歌的，或許可以往這邊發展。

韓茵：音樂劇。

小智：音樂劇或許也行，但我最期待的是你能在劇中獨唱一段。

韓茵：我總覺得，音樂會帶來一點救贖，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找音樂就像找男朋友，可以彼此誠實，每一種音樂都能把我拉進去，等我進去後又覺得很有距離。

小智：我覺得喜歡可以單純一點。

韓茵：喜歡上一件事情，都會有原因。小時候因爲一個男生而愛上看戲，後來他劈腿，甩了我，原因是，他覺得我太封閉自己，說他根本不認識我。或許這是真的，所以我開始寫戲和演戲，算是對他的背叛的一種回應。喜歡上吳立翔後，我開始愛上了音樂，或是說，搖滾，英式搖滾。頹廢，憤怒，批判，抒發，這些東西很迷人。我總是被影響和被吸引，然後背叛或被背叛。我喜歡一切華麗的東西，對我來說，華麗不是紛雜，華麗對我而言，就是矛盾。

小智：立翔是藝術家性格，可能會比較自私一點。

韓茵：應該算吧。

小智：大帝比較像是商人。

韓茵：他很會強迫推銷。

小智：有時候我覺得他跟我們在一起，只是想要有人捧他。

韓茵：一個是極端媚俗，一個極端自溺。但我很喜歡你們。

小智：因為我們很矛盾。

韓茵：因為你們很華麗。

小智：你的文字很迷人。（頓）你跟立翔真的是絕配。

韓茵：我每次喜歡一個東西，總是因為一個喜歡的人。但如果我是喜歡上一個人，
那又會是因為什麼？

小智：因為音樂。

韓茵：立翔給了我兩樣東西，一個是音樂，另外一個是……

小智：愛情？

頓。

韓茵：藥物。

小智：什麼！

頓。

韓茵：我們之間快完蛋了。

燈漸暗。

第三場：我其實不是想把脈

燈亮。

單人套房，人手一罐啤酒。

立翔：那是個懸案。

大帝：你說韓茵？

立翔：我是說那天，我分手的那天晚上，竟然去找你喝酒。

大帝：不需要否定的那麼徹底，我們那時候是哥兒們。

立翔：兄弟喝酒喝到一半還會提早走人。

大帝：我跟你解釋過了，那天晚上另外一個朋友鬧自殺，所以我先離去。而且我是在確定你沒事後才走的，那時候小智都來了。

小智：我到的時候立翔已經好很多了，後來我們都在聊戲。

大帝：我安慰人的策略很簡單，就是陪他幹譙另外一個人。所以我們那天都在數落韓茵的不是，而且爲了你，我把我一一切的衰事都講給你聽了。

小智：大帝難得自表。

立翔：可笑的是韓茵並沒有什麼不對。

大帝：數落她是爲了誰啊？

立翔：不對的是我們愚蠢的英雄主義。

大帝：只要兩個人都同意，那就變成真的。要走出傷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相信失去的東西沒什麼。

立翔：遺憾最大的原因在於自以爲某個東西是屬於自己的。

小智：其實根本沒這回事。

大帝：那就好了，一切都看開了。

立翔：你從來不知道我在意什麼。

大帝：我知道，我在你分手後一個禮拜就跟你前女友在一起，這種感覺很不好受我知道。但你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立翔：不，不，不是時機的問題。

大帝：不需要故作瀟灑，我的歉意是很誠懇的。

立翔：我在意的是某種比較邊緣的東西。

大帝：不要講的那麼玄。

立翔：我在意的不是時間問題，例如說，七天後就跟你在一起。

大帝：如果你在意的的是她有沒有劈腿，那真的沒有。

立翔：聽我說，重點是，不是說你不可以把妹，但……你把得到的話，那我怎麼會把得到？

大帝：聽的懂他在講什麼嗎？

小智：他的意思是，因為你把到了，所以他不知道他怎麼把得到。
大帝：這我聽的出來！
小智：你自己要問的。
立翔：我接受任何一個女性愛上你，因為青菜蘿蔔各有人愛。
大帝：這什麼話！
立翔：但是怎麼可以有一個人又愛上你，又愛上我。
大帝：（對小智）你覺得這很怪異嗎？
小智：嗯，因為不是同一個時間，所以應該還好。
立翔：我們兩個根本矛盾啊。
大帝：啊哈。
立翔：她應該只能選擇一個。
大帝：我知道怎麼破解你的迷思。
小智：可能是因為互補。
立翔：又不是我跟大帝在尬，幹嘛要我們互補。
大帝：這可以看成是韓茵進化的過程。
立翔：從我到你怎麼看都是一種墮落。
大帝：我可以不用講的，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問出在哪裡。
立翔：喔？
大帝：你太浪漫了。
立翔：Bingo！
大帝：一個不快樂的女人需要的不是浪漫。
立翔：那請問你有什麼？
大帝：我不是一個只想要躲在地下的人。
立翔：但你也沒爬上去。
大帝：我在爬。
立翔：用什麼爬？「那個女孩」的嘻哈饒舌版？
大帝：我不喜歡你諷刺我。
立翔：那我直接說，你遜斃了！

頓。

大帝：你第一次講的這麼直接。
立翔：喜歡嗎？
大帝：噢，喜歡。
小智：其實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劇團就一個女性，大家會愛上她也是很合理的。
韓茵很聰明，很憂鬱，很可愛，大家都會想陪她。就是這樣。
大帝：立翔，你真的是個理性的人就不要一直釘我。
小智：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大帝：（對小智）我就是受不了你的鄉愿。你可不可以不要永遠都在勸解，你可以選邊站嗎？

小智：我選自己這邊。

大帝：你這邊永遠在我們中間！

立翔：不用牽拖。

大帝：我沒有牽拖，就我的認知，小智有選邊站，他選了韓茵。

立翔：什麼意思？

大帝：排練場大家都在打屁，你拿一本筆記本塗來塗去在幹麻？

小智：記筆記。

大帝：我以前就覺得怪，大家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打嘴炮跟胡鬧，到底有什麼筆記好記？

小智：嘴炮很多梗，有很多很屌的笑點。

大帝：的確很屌。

小智：你看了？

大帝：對，我看了。

小智：那只是好玩。

大帝：你記得小智興趣是什麼嗎？

立翔：畫漫畫吧。

大帝：筆記本裡面沒幾個字，都是插畫。

立翔：那又干我屁事？

大帝：畫的都是韓茵。

頓。

小智：（對大帝）這代表什麼嗎？

大帝：（對立翔）這代表什麼嗎？

立翔：（對小智）這代表什麼嗎？

小智：這代表我滿喜歡她，就是這樣。

大帝：這代表你眼裡根本沒有我們！

立翔：（對小智）你也喜歡韓茵？

小智：對。

立翔：爲什麼沒跟我講？

小智：因爲不重要。

立翔：我以爲我們是朋友。

小智：我們是。

立翔：所以你也跟韓茵在一起過？

小智：沒有。

大帝：哎呀，少了一個爆點。

立翔：原來我們之間充滿著秘密。

大帝：哈馬子算什麼秘密。

立翔：這種事情天經地義。

大帝：沒錯。

立翔：所以爲什麼不講！

頓。

立翔：原來我們很有交集。

大帝：交集不見了。

立翔：韓茵現在在哪裡？

大帝：你在乎喔？

立翔：對

大帝：那你以前怎麼不在乎？不是我先去把韓茵的，好，我的確耍了一些小手段。但你真的不夠在乎他，我那時候是很好心的去安慰你，但是韓茵很痛苦，她也需要人來安慰。所以她找了我。

立翔：是她找你？

大帝：我安慰你的那天半夜。

立翔：分手的當天晚上她就去找你？

大帝：那個想自殺的朋友就是她。

小智：什麼？

大帝：她來找我訴苦。

立翔：找你訴苦？

大帝：相當合理。

立翔：然後你們七天後就在一起了？

大帝：七天……左右。

立翔：幹，你們那晚做了什麼？

大帝：聊電影。

立翔：聊電影？

大帝：和我的電影夢。

立翔：和你他媽的垃圾電影夢？

大帝：請問什麼叫做和我他媽的垃圾電影夢？

立翔：韓茵是個很需要照顧的人，她很寂寞……

大帝：所以呢？

立翔：所以你趁虛而入。講寂寞有點難聽，也就是她需要有人關注她，陪她，我可以理解她會去找你。（對小智）但爲什麼不來找你？你他媽是不是也很哈她？我現在根本不在乎她跟誰交往過，我也根本不在乎她跟大帝在一

起，我在乎的是，她怎麼可以被那些東西說服？他媽的電影夢！

大帝：再說他媽的電影夢就會很難看了。

立翔：還有他媽的爛音樂！

大帝：好吧，至少我給了她他媽的爛音樂。韓茵後來很喜歡。

立翔：就是這點讓我崩潰。

大帝：反正都過去了，而且你要搞清楚，把劇團毀掉的不是我。

小智：不要講了。

立翔：是我囉？

大帝：難道是我嗎？

立翔：你不够格。

大帝：那是小智囉？

立翔：你想講韓茵嗎？

小智：一定要找戰犯嗎？

大帝：一定要找戰犯嗎？去你媽的，若不是你嗑藥被發現，我們團不用關門大吉。若不是你把韓茵弄成一個藥鬼我也不需要甩了她。若不是你們一起進了勒戒所，我他媽的不用現在還在往上爬，我早就該紅了，我花了所有心力搞劇團，就是想認識一些演員，然後我要拍片。我要拍出下一個斷背山，但是沒想到我跟了你們，一個毒鬼，一個鄉愿，還有一個太寂寞的女人。然後呢？我喜歡的女人被把走了，OK，我願意以劇團為重，看著你們出雙入對，繼續一起工作。搞了半天你們終於分手了，我等到了跟韓茵在一起的機會，s u p r i s e！韓茵變成了一個嗑藥的！沒關係，我還是以大局為重。結果呢？到底是誰在付出，他媽的這是什麼爛狀況！不過我最好的兄弟，對，就是你，還有你，我以前多愛你，我每一句嗆你的背後都在恭維你，但你開始對我冷眼冷語，你酸我一切覺得屌的東西。幹他媽的誰才是受害者，誰才是戰犯！

立翔：你以前根本沒說過你喜歡韓茵。

大帝：我有。

立翔：你沒有。

大帝：有。

立翔：你沒有，你只說過想上她。

大帝：我當然想上。

立翔：那就對了。

大帝：一個人說喜歡蘋果，不等於他不喜歡芭樂。

立翔：好娘的比喻。

大帝：換個講法，我說我喜歡自慰，不代表我不喜歡做愛。

立翔：很高的論調。

大帝：謝謝。

頓。

立翔：我知道你們爲什麼一個月後就分手了。

大帝：喔？

立翔：韓茵不上床的。

現實場燈暗，韓茵進場，走進另一區塊

韓茵：國片很奇怪。

大帝發聲，並走入韓茵的區塊

大帝：國片超屌。

韓茵：我從來都搞不懂國片，兩個男的平常可以吵吵鬧鬧，一個自閉一個過動，到了暑假就開始談起戀愛，完全不需要原因，好像就是要搞 gay 才夠文藝。是因爲身體的激素嗎？還是只是因爲夏天？沒有人知道！兩個男人，一個耍帥一個負責製造虛無飄渺的氣氛，旁邊還一定要有個女生當花瓶。爲什麼呢？到底爲什麼？

大帝：不需要原因，一切訴諸神秘。

韓茵：所以就完全沒有鋪陳，完全不需要邏輯？

大帝：一切都在心中虛無飄渺地發生。

韓茵：然後故事就要這麼平淡，我們也不知道角色到底在想什麼。

大帝：很平淡，但卻是大家的共同回憶。

韓茵：同志故事也是大家的共同回憶？

大帝：我們販賣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感受。

韓茵：你們真的有認真在想故事嗎？

大帝：我們販賣一種神秘，所以拍兩個男的。

韓茵：同志故事也沒那麼神秘了。

大帝：是沒錯，但是妳在路上可以看到幾對？只有在這個半真半假的圈子，我們會看到很多愛侶在擁抱，異性的，同性的，變性的。我們拍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們很神秘，但也很真實。

韓茵：神秘還是沒有被解決。

大帝：觀眾可以不去想道理，重點是他們的心已經被充滿了。

韓茵：不需要去想道理嗎？

大帝：很多事情沒有道理。

韓茵：觀眾被什麼充滿？

大帝：感情。

韓茵：聽一首情歌就會充滿感情。

大帝：所以我們把電影拍得像是 MV。
韓茵：那樣很空洞。
大帝：不是空洞，是空靈。
韓茵：有差嗎？
大帝：空靈不只是空的，裡面還有靈氣。
韓茵：你們很在乎靈氣？
大帝：當然。
韓茵：所以三不五時就會出一個鬼影幢幢的電影？
大帝：鬼很好用，尤其對付太有邏輯的觀眾。
韓茵：有鬼就不需要邏輯嗎？
大帝：邏輯不是鬼的專長，鬼想幹嘛就幹嘛。我們丟出一個氛圍，觀眾會找到自己的答案。我們丟出神秘感——
韓茵：（立刻）然後你們就什麼都不需要說了。

頓。

大帝：韓茵，我有很多話想對妳說。
韓茵：所以藝術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講什麼。
大帝：讓神秘說話。
韓茵：太神祕的東西，看了只會便秘。
大帝：喔，這一聽就像是立翔的論調。
韓茵：的確是。
大帝：你可以不要什麼都被立翔影響的，他是個奇葩，他可以紅的，但是他當個地下藝術家就很爽，沒有一點想爬到地面上的衝動，這種人躲在地下只會挑毛病。但真正搞得出東西的是我這種人。
韓茵：他常常跟我說，你搞的神秘電影沒有任何道理。
大帝：難道妳只會用大腦看電影嗎？
韓茵：難道你都不用大腦拍片的嗎？
大帝：我用生命在拍片。
韓茵：這種話你倒著講也不會害臊吧。
大帝：我拍片都用，生命。

頓。

韓茵：以後有電影要拍記得卡個角給我。
大帝：當然。你是天生的演員。
韓茵：我不想當花瓶。
大帝：當花瓶是正妹的宿命。不過妳例外，天生麗質又充滿質感，真的可以用如

花似玉來形容。而且我們是……夥伴。

韓茵：（頓）我跟立翔分手後，有點想走了。

大帝：走去哪裡？（頓）有事情好好處理。

韓茵：我想離開這個團，家裡也有事情要處理。

大帝：有什麼事情說出來大家一起幫妳想想辦法。

韓茵：很難。

大帝：妳是認真的嗎？

韓茵：我想是吧。

大帝：不要這樣，韓茵，我需要妳……我們都需要妳。（頓）妳上次寫的那個劇本我很喜歡，搞不好我們還可以來做做看。

韓茵：你說「那個女孩」？

大帝：那個女孩寫得很好……，我不是指「那個女孩」這個劇本，我是說劇本中的「那個」女孩，你懂嗎？那個女孩寫得很深刻。

韓茵：有人想過深刻的代價嗎？

大帝：那個女孩寫得超棒，好像她自己出來說話一樣，不過她旁邊的那幾個男的有點膚淺，我可以幫他們加一點深度。

韓茵：你一直在努力了啊。

大帝：女孩身邊的幾個男子樣子有點可笑。

韓茵：我還滿喜歡他們的。

大帝：放心，我不會改太多了。而且一定是改更好。

韓茵笑了出來。

大帝：嗯？

韓茵再度笑了出來，有點笑不止

韓茵：好吧，換個角度看，你還滿可愛的。

大帝：原本的角度不可愛嗎？

韓茵：其實你是最可笑的吧。

大帝：我？可笑？好，好，可以讓你笑什麼都好。反正你要留下來，至少陪我把一個戲拍出來。這個劇組是我的生命，你來之後一切都很不一樣，大家更積極了，我們不能沒有你，我也不想沒有你。

大帝忽然用雙手去把韓茵的手腕握住。

韓茵：你在幹嘛？

大帝：我在……把脈。

韓茵：把脈？

大帝：我……知道你心情常常不好，其實我滿擔心的……我……想測一下你的身心狀況。

韓茵：把脈應該不是按這裡吧。

短暫尷尬。

大帝：韓茵，我其實不是想把脈。

頓。

大帝：我是想把妹。

頓。

韓茵笑了。

燈暗。

第四場：嘴巴不見了，我們也是

燈亮。充滿回憶和墮落的燈光。

狹小的空間，煙霧瀰漫，地上許多藥物。

立翔處於恍神的狀態，小智在旁邊。

小智：你在幹嘛？

立翔：（嘴巴閉著講）嗯嗯嗯。

小智：講話啊。

立翔：嗯嗯嗯。

小智：到底要說什麼？

立翔：（嘴巴閉著講）嗯嗯嗯。

小智：（拿出一支筆和紙）寫下來。

立翔寫下一些東西。

小智：（把紙上的東西念出來）「嘴巴不見了」！

立翔：（痛楚地狂笑）嗯嗯嗯。

小智：你白痴喔！不要再嗑藥了。

立翔：（自以為有趣）嗯嗯嗯。

小智：為什麼嗑藥？

立翔：我想忘掉一切。為什麼不嗑藥？

小智：怕我忘了一切吧。

立翔：嗑藥嗑到後來只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要付錢。不嗑藥的話就什麼都會記得了。

小智：你不能整天都這麼茫，這樣多久了？

立翔：一陣子，多幾天。

小智：住手了。

立翔：沒什麼大不了。

小智：你現在的樣子很嚴重。

立翔：你才言重了。

小智：我嚴重？

立翔：你言重了，講的太嚴重了。嗑藥很神奇，水可以變成酒。

小智：那喝酒就好了，酒比較便宜。

立翔：但是藥比援交便宜，嗑藥比做愛還爽。

小智：你嗑藥因為嗑藥比做愛爽？

立翔：是嗑藥比做愛「還」爽。想像一下，當你吸完一口大麻，煙霧會緩緩飄進你的肺部，擴散到你的四肢，最後到每一個小指頭和腳趾頭都充滿了煙霧。

韓茵這時候走進場內，在兩人對話的區域之外茫然地遊走著。

立翔：你的知覺，觸覺，聽覺，味覺，每一寸肌膚都會非常敏感，他們生下來就是來感覺的。你活著的目的就是 to feel something，你如果躺在草地上，會發現陽光照進你每一個細胞。一切會很舒服，很放鬆，這時候如果放一段迷幻的搖滾，旋律就跑進了你的身體，你隨著律動而擺動，音樂有畫面，不是用想像的，你真的看得到。如果你害怕，可以鑽進排氣管裡面。你想游泳，可以把自己塞進馬桶。天氣很熱，你可以爬進冰箱。一切都會很好。

小智：我希望你過的好。

立翔：我知道你。

小智：我也希望韓茵過的好。

立翔：當然，大家都希望。

頓。

小智：自己高興就好，爲什麼要給韓茵？

立翔：她跟我拿的。（頓）我想她會需要。

對話快結束時，韓茵緩緩走進他們對話的區域，此時小智緩緩離開。

韓茵：好久不見。

立翔：48天。

韓茵：我要大麻。

立翔：我們快要進去了。

韓茵：最後一次。

立翔：會害怕嗎？

韓茵：不會，分手很不好受，去勒戒，也是個反省的機會。

立翔：誰甩誰？

韓茵：大帝甩了我。

立翔：酷喔，這團還玩得下去嗎？

韓茵：我不敢想像有這一天。

立翔：少來，你早就料到了。

韓茵：小智怎麼辦？他很可憐，他是真心喜歡大家。

立翔：我也是真心喜歡大家。

韓茵：我也是。

立翔：大帝也不至於不是。

韓茵：那……怎麼會這樣？

頓。

韓茵：我們很平凡。

立翔：妳現在開始覺得自己平凡了。

韓茵：路上的每個人都在想克服痛苦的方式，我們現在做的事情證明我們跟他們沒兩樣。

立翔：嗯。

韓茵：還是不要自命清高的好。

立翔：妳的用藥量是不是更多了？

韓茵：又結束一段感情，我不想再吸了。

立翔：妳跟大帝分手也會難過？

韓茵：多多少少。

立翔：跟我分手時會難過嗎？

韓茵：會。

立翔：哪段比較難過？

韓茵：我跟大帝只有一個月。

立翔：我們兩個只是時間上的差別？

韓茵：不是，你們很不一樣。

立翔：那你是如何辦到的？

韓茵：因為我們都很像。

立翔：他應該常常讓你很開心，他的語言非常有娛樂價值，也許你需要的就是被娛樂，那比我這副鳥樣爽多了。妳寫的東西很好，妳可以有自己的品味，但是妳卻吃大帝那一套，媚俗，庸俗，莫名其妙。最媚俗的人想拍虛無主義是為什麼？還是想要媚俗。一個俗辣成天聽幫派音樂又是為什麼？因為他終究是個俗辣！

韓茵：你們以前很好。

立翔：因為以前我們可以單純的互嗆。

韓茵：我很抱歉。

立翔：那倒不用。

韓茵：你們是同一個人就好了。

立翔：我們兩個根本矛盾。

韓茵：你們三個。

立翔：那更矛盾。

韓茵：矛盾就是我們啊。

頓。

立翔：我很想妳。

韓茵：我也是。（頓）尤其是用藥時。

立翔：常來聽音樂。

韓茵：好。

立翔：如果最後這個團真的不見了，那會是為什麼？

韓茵：因為什麼東西都是會慢慢不見的。

立翔：你很堅持這點。

韓茵：堅持也會不見。

立翔：出來後，你也會不見？

韓茵：如果什麼都會不見，那我不要當最後一個。

頓。

韓茵：因為，那會很孤單。

燈漸暗。

第五場：靠盃代表我的心

燈亮。

小智的單人套房。桌上的啤酒和零嘴已經相當凌亂。

大帝：如果大家這麼在乎韓茵，就去把她找出來。

小智：我們都在用自己的話去描繪韓茵，去定義她，好像誰有權利定義她，誰就贏了。

立翔：「那個女孩」的劇本跟以前差多少？

大帝：基調差不多，細節差很多。韓茵這兩年進步了。

小智：她這兩年想了很多事情。

立翔：我要看。

大帝：目前還未能公開。

立翔：幹。

大帝：我會給你們看。

頓。

小智：總是我們在說，我們用一堆屁話發洩我們的精力和渴望。韓茵說得很少，可是她都寫了下來。

立翔：你完全把「那個女孩」當做韓茵自己了。

小智：或許不是，不過韓茵是誠懇派的演員，也是很誠懇的創作者。

立翔：劇本裡面那個女孩去了哪裡？

大帝：你想幹嘛？

立翔：或許可以推敲一下韓茵的下落。

大帝：沒有人在用小說在找人的。

立翔：試試看。

大帝：你受好萊塢荼毒太深。

立翔：試試看。

大帝：你不會想知道的。

立翔：說，說不定有幫助。

大帝：她自殺了。

頓。

小智：所以你才這麼急的在找她？

大帝：拜託，做這種連結也太扯了。
小智：我們都知道那個劇本是自傳性質的。
大帝：拜託，太浪漫的人才會做這種連結。
立翔：是有點扯。

頓。

立翔：你們不害怕嗎？
大帝：不會。
小智：不會。
立翔：韓茵跟我說過，對於我們，她一直很自責。
小智：總會有出路的。
立翔：你很天真。
小智：我選擇天真。
立翔：天真只是選擇。
小智：韓茵會沒事的。

頓。

大帝：我越來越想找到韓茵，這太瘋狂了，一個劇團有嘻哈歌手，搖滾歌手，乖小孩，現在還有失蹤人口。
立翔：我們到底為什麼會在一起？
小智：因為我們很像。
大帝：你這根傻屌，誰跟你像了？
小智：我們很像。
立翔：哪裡像了？
小智：承認我們很像，沒有那麼令人沮喪。
大帝：我也不想把一次聚集搞得像在哀悼。
小智：或許只是框架的問題。
立翔：框架？
小智：一切很絕望，因為我們選錯了框架來看事情。
立翔：現在是在講什麼。
小智：如果我們以前都做過文青夢。
大帝：靠，那是三小！
立翔：你能有電影夢他就不能有文青夢？
大帝：文青這兩個字太噁心了吧。
立翔：噁心的不是文青這兩個字，是夢這個字。
大帝：夢這個字是有點矯情，除了夢遺。

立翔：現在我們都知道矯情了。
大帝：我可以不用「夢」這個字，但「文青夢」是三小？
立翔：我比較好奇框架是三小？
大帝：框架不是三小，那是很屌的理論。
小智：好，那改成藝術家的框架。
立翔：這又干藝術屁事？
小智：我只是想換一個角度來看待事情。
立翔：我們當中有藝術家嗎？只有情聖而已。
大帝：也不需要靠自表來表我們。
小智：不用否定過去來為現在療傷。
大帝：過去大家也努力過。
立翔：算了吧，那段日子真的只是混吃等死而已。（對大帝）你有在搞藝術嗎？
（對小智）他有在搞藝術嗎？你有在搞藝術嗎？
小智：他沒有，我也沒有。

頓。

小智：（漸漸激動，幾乎要哭了出來）我們沒有人在搞藝術，我們做的，充其量只是「以藝術之名」來亂搞。我不喜歡這種關係，想靠著搞音樂把妹就說，想嗑藥就說，想在文藝界卡位就說，想到藝術圈搞 gay 就明講，做這些事有這麼難嗎？不要道貌岸然然後再高喊「爲了藝術」，藝術他媽的是狗屁，我們做的事情其實屌太多了。
大帝：沒有錯，我們劇團的問題就是屌太多。
小智：你在講什麼啦？
大帝：劇團的屌太多了，如果女團員多一點我們也不用每個像隻公狗。（頓）開個玩笑而已。
小智：我很喜歡你的笑話。
大帝：謝謝。
小智：我們很久沒有講這種爛話。
大帝：講這種爛話需要感情基礎
小智：到底是先有爛話還是先有感情基礎？
大帝：剛剛講到哪了？
小智：到底是先有爛話還有先有感情基礎？
大帝：你剛剛講的很好，繼續啊。
立翔：忘了。
小智：要把妹就明講，要嗑藥就明講，想在文藝界卡位就明講，想搞 gay 就明講。
大帝：這講過了。

頓。

立翔：你說的搞 gay 是誰？

小智：這只是舉例。

立翔：該不會是影射你自己吧？

小智：沒有。

大帝：幹，砂鍋大的秘密。

小智：沒有。

立翔：韓茵只是幌子！

小智：沒有，我說沒有！我來這邊很簡單，我只是喜歡你們，覺得做夢很爽，我不在乎你們滿口都是打炮打炮，反正講了也是白講，誰知道我們講了一百個夢想會不會有一個會成真？全部落空又怎樣？你們講話都很賤，但是如過你們閉嘴我會覺得世界很無聊。我們很像，我們都愛幻想。我們都有很多的矛盾，我們都快要分裂了，所以我們只好來這邊，因為我們很像！大帝，你跟我這根傻屌很像因為你也是根傻屌。

頓。

大帝：沒這麼複雜，我們像，因為我們都想搞藝術。

立翔：不要再講搞藝術了，好像藝術是某個人一樣。

大帝：難怪你那麼排斥搞藝術三個字，因為我就是藝術。

立翔：那你真的是欠搞。

小智：我喜歡你們，因為爛話。

大帝：哪個男人不講爛話？

立翔：哪個搞藝術的不幻想？

大帝：那個搞藝術的不嗑藥？

立翔：哪個搞藝術的不打炮？

小智：哪個人不打炮？

大帝：哪個人在排練場打炮？

小智：我們都在排練場打嘴炮。

大帝：這樣才對，這樣才有活的感覺。

小智：你很懷念以前。

大帝：懷念太噁爛，我只是沒忘。最早的那種感覺才對。那段鬥陣俱樂部的歲月，假翻臉真幹架的暴力。

立翔：真的翻臉，就沒人想再幹架了。

大帝：（拿起啤酒）敬暴力。

立翔：敬暴力。

小智：敬……回憶暴力。

立翔：回憶哪段暴力？
小智：不是去回憶暴力，我是說，回憶這種暴力。
立翔：哪種？
小智：回憶，本身，身爲一種暴力。
大帝：幹你娘等於我愛你。
立翔：靠杯代表我的心。
小智：後來的我們失去了一些東西。
大帝：我們失去了幹譙的單純，當譙音樂不只是譙音樂，譙品味不只是譙品味的時候，一切就變了。
立翔：操。
大帝：你回來了。
立翔：好想打死你這個狗娘養的。
大帝：那去問狗娘，看她讓不讓我給你打。
立翔：操。
大帝：打一架嘛。
立翔：沒有衝動。
大帝：來嘛，難得見面。
立翔：我只剩下語言暴力。
大帝：Come on，我以前就受不了你那死氣沉沉的鬼樣。
立翔：我知道。
大帝：我有句話要說，你不要那麼陰沉的時候男人多了。
立翔：我也有句話要說，把脈跟把妹的那個梗超爛的。
大帝：韓茵跟你講了？
立翔：對，我們還一起恥笑你的表白長達三個小時。
大帝：靠。
立翔：我就是受不了韓茵聽那種爛音樂，看那種爛電影。你玷汙了她。
大帝：那你可以期待一下「那個女孩」這個電影。
立翔：拭目以待。
大帝：矯情。
立翔：如果搞得出來的話。
大帝：你從來不看好我。
立翔：不看好你，但希望你紅。
大帝：更矯情。
小智：我看好你。
大帝：這才叫兄弟。
小智：因爲劇本好。
大帝：你可以期待那個女孩饒舌電影版。
立翔：那我一定會去殺了你。

大帝：我也是可以向英式搖滾致敬。
立翔：反正你就一張嘴。
大帝：我要走了。
小智：去哪裡？
大帝：找韓茵。
小智：怎麼找？
大帝：還在想。（頓）再見，祝福我們的英式友誼。
立翔：韓茵把我們對話都跟你講了？
大帝：劇本寫的。
立翔：要拍可以找我做音樂。
大帝：可以的，我會找你來當 rapper。
立翔：吃屎，你快閃吧。
小智：再見。
大帝：Peace。

大帝做了一個戲劇化的身段後下場，短暫沉默。

立翔：對了，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
小智：嗯。
立翔：第一，你講的 gay 到底在影射誰？
小智：真的沒有。
立翔：第二，你是不是知道韓茵在哪裡啊？

燈漸暗。

尾聲：想不開就搭飛機

小智：立翔和韓茵從勒戒所出來之後，大家失去了聯絡。立翔留下一句話，「不用再見面了」，畢竟這段過去有點太痛，誰也不敢去碰一下。我不久後去找了韓茵，也許我是所謂的好人，韓茵幾乎躲了起來，但她很願意跟我聚聚。到這一天，我們三個男的再度相聚，整整過了三年。這中間我跟韓茵告白過兩次，第一次被拒絕了，第二次，她說她喜歡我的陪伴，但無法愛我，我說無所謂。半年之後我們還是分開了。她說自己的沉重只有自己懂，或許她該換個方式，一個人去追尋人生的理由。立翔跟大帝都能給韓茵一些什麼，我當然也可以，但她真的需要嗎？我們的英雄主義沒有建設些什麼，除了彼此的心結。分手時，我會傷心，但感覺很好，因為我盡力了。她的家裡好像又起了很大的風暴，我不是很清楚，但交往後，我反而發現韓茵樂觀的一面。她有太多問題要面對，面對自己，還要面對環境。分手後，她來找過我。

韓茵進。

韓茵：我會不會是一個迎合潮流的人？

小智：你不是

韓茵：憂鬱讓我覺得自己平庸。

小智：你不想憂鬱的理由證明你很特別。

韓茵：人為什麼會浪漫？

小智：因為信心。

韓茵：信什麼？

小智：相信一切會變好。

韓茵：我想要浪漫。

小智：那你就相信。

頓。

韓茵：我陷入一個窘境，有點難過，但也不會想不開。

小智、韓茵：（同聲）對自己好一點。

韓茵：我都知道你要說什麼。

小智：那……那要怎麼辦呢？

韓茵：我想要去遠一點的地方。

小智：去啊。

韓茵：但我無路可出。我想開心但是想不開。

小智：想不開……想不開時……就搭飛機吧。

韓茵：搭飛機？

小智：想不開就搭飛機。

韓茵：（不解）去哪？

小智：出國走走。

韓茵：不懂。

小智：搭飛機，去國外，我看到國外有一個學唱歌的工作坊，你可以去學學音樂，你總是在找別人的音樂，其實你自己就是一個歌者，你可以擁有自己的音樂。離開個台灣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隨便。

韓茵：離開然後呢？

小智：你告訴我然後啊。

韓茵：我沒有錢啊。

小智：我有。

頓。

小智：我這兩年存了一些錢，可以借妳。（頓）我的想法是，如果環境太複雜了，複雜到你無法面對，那就讓環境單純點，先面對自己吧。

韓茵：面對自己會比較簡單嗎？

小智：韓茵。

韓茵：嗯？

小智：我不知道。

頓。

小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會捨不得妳，或許國外對妳會單純許多，或許妳選擇一個月後就回來了，或許妳回來後會唱歌給我聽，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我有一點點錢，讓妳飛離這片把妳吸住的地表，趁著我還不會跟妳計較的時候。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反正……

頓。

小智：我還需要說更多嗎？

頓。韓茵搖搖頭。

韓茵：我真的可以嗎？

小智：去吧。

韓茵：爲什麼你願意？

小智：我剛剛講過了。

韓茵：你說……？

小智：我不知道啊。

場中傳出飛機的聲音。燈光漸漸地轉換，營造出不同的時空。

韓茵先離去，小智靜默片刻，彷彿等待著什麼。

韓茵提著行李出，走向小智。

韓茵：謝謝你。

小智：好好享受。

韓茵：我會想念你。

小智：我也是。

韓茵：也會把劇本寫完。

小智：加油。

” Big big world” 的音樂聲響起，兩人輕輕地擁抱，小智淺淺地落淚。

韓茵：你好像個小男孩。

小智：嗯。

韓茵：再見。

小智：嗯。掰啦。

飛機聲漸大又漸小。擁抱繼續。

燈漸暗。

燈全暗。

—全劇終